H. H. MU CHINESE LIBRARY

茅鹿门先生文集序

嘉靖甲辰余结髮登朝始去舉業專意爲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復典雅傳六経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不能自得因欲遊於天下名士以求其所謂至者雅聞歸安鹿門茅君明年使道丹徒而君方

爲令相留竟日似以余爲可語者
而余未敢遽請也又明年君入爲
吏部郎握手都門之外因得叩君
才倜儻奇峭固上下古今飫渥百
氏王伯甲兵之略撐腹流口聽之
令人座上須眉開張從起周旋少
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余

禔學廣君而君來同官遂出其子
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
河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覆詳略
形勢淋漓點綴悉若在掌則出司
馬遷班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之
余法所謂欲知其至者乃始盡得
於君又時適有根穴之冠萬竃比

連積數十秊而君以談咲援手筴珍於一夕捷書畫報左右皆莫之知於是又知君才識可用而其所謂至者蓋有所本而非偶然信可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君切既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漸擢臣上之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回法

昌黎而不知爲報任少卿之遺也記似柳州而不知為世家之遺也紀戰功似子瞻而不知為八書之遺也贈送似永叔而不知為列傳之遺也襍著似介甫而不知為贊詞之遺也觀先生之形者諸大家觀先生之神者太史公而原則六

藝盡之矣昔人言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如千兵萬馬風恬雲霽寂無人聲此不可品先生哉往在蜀中南充任少海以文示余曰此可傳後世否余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駕凌古

人便可傳後世矣少海首肯焉茅
先生之文差等千百世之上矣又
何論千百世之下哉先生近移書
言欲燬平生覆瓿者之稿而深求
六籍以自娛夫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謙受益時乃天道先生老
健而謙其文日益茲編在天壤與

日月而並遠也
萬曆戊子秋七月五岳山人沔陽
陳文燭玉叔撰

白華樓稿序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鹿門茅先生所著也先生文章爾雅雄視宇內謂余可聞斯旨曾序其文先生以全集寄豫章屬余序焉先生嘗謂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世之能言者當於六籍中求吾心之至

者而深於其道然後為文有物有則是也屈宋以來渾渾噩噩蘊藉百家包括萬代有周秦之遺者非司馬子長乎閎深典雅若劉向斟酌經緯若班固西京之文猶為近古累數百年得韓子而宗元與之名于唐又三百年得歐陽子而三

蘇曾王與之名于宋皆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以下非無龍驤虎鬬之士視諸家有間焉先生立論蓋自羲文周孔而千載流衍真文章之統云今觀先生之作雄才逸思得于天性勿論矣而

六藝之外如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文深造而自得焉發之筆端因物付物求其所至者而造化爲摹畫古人濬發巧心其神氣本扵龍門令而恢張變化莫可窺測或謂書似

来苕霅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
文章而時出為銘傳序述率慨慷
悲激以為壯葢其倜儻竒峭者既
不得濟于世獨斂縮而發于文宜
其有過人者甲子歲余謝病歸西
湖而君又適来會因出其子翁積
所裒刻白華樓集若干巻曰余平

生竭力在此何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嗟夫君未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顧自負如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後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真才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發

于文其晩年之作當如王翦趙充
國將術老益精能擒君者其能擒
是使無傳傳與君既竭一生爲文以
傳而欲余爲序豈以余亦嘗欲求
其至者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
蚤衰於法嗜治然駑性柔心不復
以蚤休能有所激發以畢其志茲

不辭迷吾二人者始終周旋可念
之跡如是良使後之讀君文者庶
幾惟余爲深知君也已是爲序

臨海龍陽山人王宗沐書

觀察鹿门茅公像贊

英ゝ大夫一何姣美茂於春松澄於秋水丰神逼真職在畫史既肖其形必洞其裏徼我子知子其疇以子烓起家命子國器不詘黃扉力扶士氣得免望塵俛首下位茂宰比肩襃然阜異建禮持衡綽有餘地將謂吾賢

孰從而左投之散會再投鑾府職優
秉憲栖移授斧著績平夷褒功劇虜
手圖雜量隨陸用武雖有萬長官術
則跡寧正而躓毋邪而趨芳草未歇
白雲不舒高冠岌岌緩步于于無庸
澤畔憔悴三閭秋菊候蟲稍稍自況
閒露譚鋒稱白衣相戲亂東南中多

子既掩公曰私憎直曰放樂多子孚
子則無狀不謀於朝胡謀於野遲子
云何衙門之下委懷竹素牢騷可寫
以迷津代以俟來者日月悠悠惟天
所假南山種荳北山採薇憶子長往
蘿帶芰衣攖圖覓子胡乃金緋時不
可掬亦不必違若隱若顯山雌而肥

即子少壯以逮黃耈子有令顏疇爲好醜子有聰明疇爲子愛子有何物恃以長久子自不言命諸子友

臨海王宗沐拜手書

鹿門先生像贊

嗚呼公胡爲乎薜荔衣蓮花巾菊可糧蘭可紉荊可扉苔可茵烟霞乎寄傲丘壑乎置身望而疑爲逸民而不知其嘗跂通顯而榮要津退而敖游談於陸賈酈逸響於靈均凡其空言裨國要之其爲藎臣是則草莽乎經綸而世之徒以跡

隱淪已哉及觀公須眉秀朗丰骨嶙峋領面日癯精光日新洞然如皦日藹然如陽春即毀公者亦公信疎公者亦公親者不私公於形似而獨窺公之天真無可妍蚩無可老少而無可詘伸也者其斯為鹿門先生之神

雲間友人莫如忠敬題





茅鹿門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再復唐司諫書
别何吉陽司封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與董潯陽内翰書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謝張龍湖少宰書

與李中麓太常書

與陸贄齋論左氏春秋書

與陸東湖太保論國事書

卷之二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與阮函峰中丞書

與趙玉泉大巡書

卷之三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與督學王敬所書
答朱太學書
與沈青霞塞上書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復沈虹野書
與喻吳皐中丞書
與呂沃洲大理書
與侯二谷憲副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與蕭柱峰太學書
與趙方厓中丞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與萬楓潭中丞書
上袁元峰相公書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卷之四

書

與許公子書

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與莫中江方伯書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今改號崌崍）

與張鶴樓中丞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王鳳洲大叅書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上學士趙大洲書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靳兩城中丞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與譚二華督府書（公時由兩廣移薊鎮）
上林退齋先生書
與某中丞書
酬張王屋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王皐八如圭書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與何北吉秀才書
與董幼海大理書
與王西石中丞書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復曾確菴司空書
與唐凝菴禮部書

卷之五

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喻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與胡錦衣書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與凌太學書
與袁太冲書
與郁秀才書
復王暘谷乞文書
與翁司馬書　與胡叅軍書
與宣府中丞張崌崍公書

與許敬菴吏部書
與沈少林殿撰書
與胡舉人朴菴書
與沈鐵山書
與翁司馬書
與王沂川舉人書
與翁司馬書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與舒憲使書
與潯陽董宗伯書

與朱職方書

復王敬所司寇書

與吳昆麓國子助教書

與甥董進士書

與甥顧侍御書

與董甥儀制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與潯陽宗伯書

與劉時泉司業書

卷之六

書

謝潁陽少宰書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謝馮太史書
與鍾文麓大尹書
復胡敬堂大尹書
與張督府崌崍公書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與杜靜臺節推書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與吳鳳麓大尹書
與邵梅墩中丞書
與費唐衢觀察書
與姚華麓憲使書
與趙麟陽中丞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上頴翁相公書
復陳五嶽廷尉書
復王進士書

與趙定宇侍郎書
與周山泉督府書
謝陳五嶽序文刻書
與蔡南麓方伯書
與石東泉司徒書
與賀道星秀才書
再與石東泉書
與晁縉卿唐比部後人書
與張丹徒書

卷之七

書

與嘉興太守龔毅所書

與顧甥儆韋侍御書

與李濟南書

與許南台大叅書

與房侍御書

與周山泉通叅書

與黃内翰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徐吳江書

與王會泉憲副書
與鄭雲石睦州書
與徐吾溪大叅書
與陳大酉理刑書
與蕭少府書
與大同胡中丞書
與莊陽山方伯書
與羅文洲比部書
與趙麟陽中丞書
與少冦姜鳳阿書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與居省心書
與石東泉書
奉漸菴少宰書
與錢秀峰侍御書
奉陰司空書
與徐賓梧驗封書
復王敬所書
與萬婺源書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與費唐衢大叅書
與吳悟齋少宰書
與陳德清岷麓書
與余龔溪太守書
復蘇杏石書
卷之八
書
上李漸菴南太宰書
與萬思默督學書
與陳大酉司理書

與顧衡宇督學閫中書
復陳五嶽方伯書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與楊侍郎本菴書
復沂水宋大尹書
與杜司諫爵齋書
與蔣西蠡太守書
與衢州道曹使君書
又副言
與張明江太守書

與張峿崍司馬書
與鄭太守書
上撫臺滕公書
與龍渠陽郡丞書
復陳五嶽方伯書
與黃葵陽學士書
與錢繼修吏部書
與杜靜臺工部書
與鎮江太守范見復書
奉韓敬堂少宗伯書

與張澄齋憲副書
又副言

卷之九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與徐司諫龍衮書
與石東泉司馬書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與淮安周經府書

與許敬菴中丞商搉海上事宜書
與施華江京兆書
與吳屏山太守書
與李見羅書
與邢知吾少叅書
與醒神書
與許敬菴書
與姪舉人桂書
諭縉兒書

卷之十

序

送沈令序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别序
贈牛晃溪同知廣平序
贈陳孔目序
敘丹徒縣洲田誌後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陳情錄序
送陳僉事序
壽東吾譚先生序

贈栗僉憲序
周氏族譜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卷之十一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壽烏程尹錢君序
贈畫像者蔡少磐序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廣西鄉試錄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敘沈道升四書意

贈左通判受獎序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賀宮保胡公序

贈蕭學諭石潭序

刻籌海圖編序

卷之十二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贈穆明府序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再贈宮保胡公序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贈荆烏程序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贈林金壇給由序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參軍公遺骼
返葬序

卷之十三

序

楚範序
壽太宗伯濤陽董公序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代同年莫方伯作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送殷白野先生序
壽費母八十序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壽駱夫人序
吳興明道錄序
壽姚近川別駕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壽明齋劉先生序
壽雲石鄭侯序
贈姚海屋序
賀錢塘姜尹三奬序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奬序
桐鄉蔡侯拜奬序
贈内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郡司理錢朗峯赴召序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卷之十四

序

史記評林序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贈吳韞菴憲副序

壽許少崖憲使序

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荆川先生稗編序

刻漢書評林序

五嶽山人後集序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白坪先生詩序

贈武康令梅嚮山公徙奉化序

卷之十五

序

歷朝文選序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贈羅少府仰齋序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作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代作
沈公族譜序

採風錄序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望雲遙祝序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吳江令徐仁菴拜獎序
西蜀平蠻錄序
趙氏家乘序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卷之十六

序

壽李太宜人序
江山覽勝圖序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陶氏族譜序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
康衢野詠序
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　天子遣官
存問序
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

贈秀州倅方葆冲公考績序
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
壽戴母七衮序
壽太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金華章氏世譜序
卷之十七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壽程次公序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儀眞樊侯見山公拜奬序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陳郡丞給由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劉幼川大參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題桐廬政錄序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
序
壽鄭溪劉叟序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贈陳海寧入覲序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飢豹存稿後序
送錦峰恭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贈督府一齋温公擢戸部侍郎序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卷之十八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贈蔡拱明文選序
栢山沈先生詩序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再贈楊楚璞入　覲序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刻初學記序
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壽姊氏八十序
刻漢書鈔序
承恩介壽詩冊序
贈陳大酉先生赴內召序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壽任侯養吾公序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贈鮑承序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九龍詩刻序
兩浙壯遊詩餘冊序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壽海陽震山程次公七袠序

卷之十九

傳
困吾翁傳
方母傳
沈聘君小傳
莫叔明傳

赤川漁父傳
卜醉翁傳
鶴洲黃先生傳
黃烈婦傳　趙氏客遊述　震山逸史程次公傳

卷之二十
記
季子廟記
讀易軒記
濬縣學題名記
沃洲記

灌園室記
皆可園記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萬卷樓記
丹徒鎮留侯廟記
昌氏墓阡記代范太史作
大雅堂記
翁氏墓阡記
暘湖别墅記
翠微園記

費處士墓阡記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晉江王氏墓阡記
六美堂記
太極洞記先年作見遊名山記慎侍御刻
七戒齋記
重修烏程縣儒學記

卷之二十一

碑

冉子祠堂碑

南將軍廟碑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祠碑
滇泉周先生去思碑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許侯廟碑
劉處士墓碑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督府常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姚大母壙誌銘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隣溪施處士墓誌銘

太學沈君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傳孺人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趙長母墓誌銘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陶處士麓齋墓誌銘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亡弟雙泉墓誌銘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貞惠陳母墓誌銘
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程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敕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明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誌銘
明處士任翁墓誌銘
誥封宜人吳母顧氏墓誌銘
貴池令近溪沈公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居公墓誌銘
程母戴氏墓誌銘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表

李烈婦墓表
胡夫人墓表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郁處士墓表
陳雨泉先生墓表
處士竹崖顧公弁丘孺人合葬墓表
明高處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勑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并徐孺

人合塟墓表

周節婦墓表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王孺人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少崖許公墓表

江西叅政余見齋公墓表

勑封徐孺人墓表

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祭楊邃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祭甬川先生文
祭菁陽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祭封御魏公文
祭戚南玄先生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祭許茗山文

祭廖邑諭文
祭唐姑文
祭蔡白石先生文
祭張縣尉文
祭董宜人文
祭譚司馬文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祭沈鐵山文
又祭沈鐵山文
祭俞處士文

弔林子文

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祭亡弟參軍文

祭孫司空文代人作

祭俞小江文

祭亡兄少溪暨兩嫂文

祭朱白野方伯文

祭司理張母文

又祭亡弟叅軍文

祭姚海屋文

哀施南石太學文

祭俞小江文

祭亡叔觀瀾公改葬文

祭亡壻金鶴埜文

祭居省心太守文

祭積兒文

祭王敬所少司寇文

弔孝義先生文
祭張元洲宮保文
李仁卿弁配貞婦施氏哀辭
建縣令任公祠功成祭文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墓碣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亡嫂郭孺人行狀
張節婦墓碣

卷之二十九

家乘錄
丹徒紀事
附録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府江紀事
附錄陽朔紀事碑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三黜紀事
卷之三十
雜著
讀鄭風
讀秦風無衣之詩

讀豳風七月之詩
讀鴟鴞
讀史記封禪書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讀亞夫傳
論沛公誅曹無傷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日本圖纂刻題辭
題驚鴻集刻後
跋蘭亭記帖後

書郡齋左壁
題畫像者董君卷
姚孺人像贊 有序
趙心山像贊
紀勦徐海本末

卷之三十一
雜著

島人傳
三益先生傳
賀朱司空啓

上余相公啓
刻檀孟批點引
刻史記鈔引
韓文公鈔引
柳柳州文鈔引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文鈔引
曾文定公文鈔引

王文公文鈔引
題李珠山詩刻
題錯龍池圖冊
陸蕭山舉業刻引
題湫水編
顧進士刻稿題辭
題方朔蟠桃圖
題魁星圖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賛
俞前江翁像賛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賛
堪輿者吳君像賛
黄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題吳兩生草
題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册後
冠里一家言題辭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藁引

蔡虛臺制藝題辭　題楊水西墓丘

卷之三十二

雜著

顧侍御課餘草題辭

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

題黃說仲詩刻引

讀賀貞道星危言引

從祀議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議

字袁令五字說

吳養貞生像賛
髯翁自賛
題松竹梅圖賛
周叟像賛
弓鏡賛 有序
文武為憲冊賛二首為督府常公題 有序
水西楊先生像賛
河南上官日夢記 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所夢又三十餘年而乙酉秋八月十八日追記而書之
書高祖得閑先生生像及詩文卷

文訣五條訓緍兒輩
讀秀水五李德政録題辭
楊同野像賛有序
香奩詩草題辭
僮約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何氏園林記題辭
釋噱
題南圃翁詩卷跋
白鐵先生詩跋

長孫元禎年四十遇始生日作誡詞貽之

壽嵩湖馬九衢封翁七十

贈王錦衣時可世丈

亡女像賛

卷之三十三

表

擬

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謝表 萬曆十三年

策

一道

論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議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田千秋一言取相
孔子變齊變魯
張良從赤松子遊
卷之三十四
續策
君后
名實
時務

選舉考課
車騎
國朝功臣
卷之三十五
附
墓誌 行狀 墓表 傳 行實 生祠記 生祠碑記
卷之三十六
丹徒名宦公移
茅鹿門先生文集目錄終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唐荊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遂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卽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卽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榮折

起伏左廻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劒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逈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

殽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
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
某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
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中原
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
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
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草草請
教不悉所言

再復唐司諫書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哀白不改今且沒矣

非得海内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生者跐跐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於彼之死不屬棺槨不及其葬爲也某忝縣吏之後則忝其誼而聞之海内大賢厚望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忝僕之鄙陋而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士寢蚊處於其外汲之日亦如之自

起家至刑署郎綰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沒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乘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爍鐸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於彼之

富貴紈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袠且命坤稍爲議評銓次其後某懃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確如别楮敎之幸甚

別何吉陽司封書

僕無似附臭賢者同締欵好然以南北分蹤寤寐江海年亦數矣幸以知巳所推聯籍王路此或同聲之縁可奮大業天稍假之歲月當必不敢徒以

寘跡金紫爲計者惜乎棲羽初揚卽遭弋視令摩
翮四海之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也嗟嗟宇宙
古亦屢矣不數日予將西指太行下邯鄲道弔古
之燕趙悲歌慷慨之遺而執事返楚鄧入衡湘臨
流而賦睇屈氏汨羅之深當必有豁然大笑泫然
欲涕爲吾兩兩符證者矣何惑乎哉雖然達人覽
萬物之故而不摧於毫釐志士殉百年之終而不
毀於旦夕區區紛華越人可得而予奪之至於吾
屬寸衷當自有火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
厭而溺者願從此淘洗煆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

得隨執事印對也妻臥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鞅掌故不能衝踏氷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悃愊瞖卜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壟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頗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於江海

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晩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構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結怨於顯游彼其剏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嗚涕洟故亾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

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勸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亾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强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巳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建何者傳不云乎僂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

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躁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後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

韓昌黎爭雄當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傑才之思溢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

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
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
也律者卽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
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
其以雲吻霧噏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
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
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
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
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
纍黍之度卽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

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坐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力鬭讀石建

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潄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蘙鼪鼯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覊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傀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華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鬪鞾譏嘲咏物賦情

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遡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觧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逈玄逈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

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蟄蟄愬言靡由況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

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
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
聞於會宗魏其之所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
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
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已者而
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
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懟
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
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
刼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炎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之
士馳騖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
視之蓋一覷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遊趙
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
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
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艷舞連翩綽
約震爠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頹然
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覩臥牛羊於
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蚤夜刻行窮而
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慰

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閒求爲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葢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歿而沒名謂與萎莽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迺欲遲知已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徃歲之事適爾而乆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廹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

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
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己開東閣以
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
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録用相之江都徙
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
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
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
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
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賛畫其
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

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葢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戸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内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賔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

三千四百

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譴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

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憒曾輩不偶於時久矣而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　天子又患曩時多忌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爲史官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如是者累日故敢爲書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官則史兄職也區區獻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畫於[illegible]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爭死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

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歳有釆風之官以貢於天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録而唐宋以來益浸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日曆疏爲欷歔傷憤久之而　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皐言是也信如是則非惟　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書如古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

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　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自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冒請謚銘以蓋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泯然無所稽質鉤致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當史職者嘿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

雷同蚊負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則　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侍尚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郎遍擇天下多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諏中外之間務得夫朝廷之隱與公卿

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云云予於某之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

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乘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甞欲私請覩之適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聞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爲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飲懣蓄憤蓋亦已矣間有故人爲史官欲與之言又恐嗤不

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不以言而廼今適兄爲史官能無如蘇長公之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傾吐之乎不勝惓惓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士爭客其門何哉葢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若不及故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篤也賢者在位

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忌之而潝潝訿訿之讒日搆且至焉則爲之察緇白之跡斷羣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之私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己哉故

天下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　朝　孝宗皇
帝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
武皇帝以來合己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去
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媥微嫌起讒言以
攻刺之其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而於詩
人之風旨蕩然澌滅不可復見於天下矣竊念
某浙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其次不能博
習國家典故及諳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又其次不
能倣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歌聲詩薦之郊廟
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智機辯及九九薄之

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
字之末竊　天子甲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
家世多微賤未嘗有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
辱先生進之帷誦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
大夫之間而曰某閒於文辭其資性頗解諳吏事
他日固可使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
肖又自量前二者迺先生過爲奬誘後輩之言而
非其當故閒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
外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巳而出爲縣吏而
先生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再

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牘片字
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進之士
不敢淺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者當路以
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與廵行使者
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爲能而又朋輩以曩所
傳聞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是以當路誤聽之
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執事者采名而失其
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哉然所坐譏訇以內士
人闕員旣以憤吻於外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
二顯游復爲讒搆於內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

亡維之楫而流衝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
調吏部初弖適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
誠快士論非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蔓
及又聞當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
所聞一二中貴私人之讒則又爲之以平日猜甑
之跡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
終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
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相
先之友既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謁者
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蕭伏之

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俯而思之
日月如流生無以爲誦而沒無以爲報者已何復
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君子當其才
踈忤時往往取嗔貽訴不能以一日安於朝請及
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巳勵行悔心遠罪習適
當世而間以窮愁拂鬱之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後
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報効知巳之一端而又未
量他日其能與否也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
居古趙南壤無舟車廚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
郭以外多陂渠秔稻魚鴈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

略江南此或可以投寄覊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
伏惟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穉禍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海
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乞姓
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人者蹤
跡睽違音問疎濶丹徒時曾辱手教及篇撰一封
綵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伏念　聖
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内文人學士彬彬

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己丑之間尤爲卓犖
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
且不久其餘放棄罪廢者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
其故與予嘗悲古之賢豪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
世而又覊縶摧阻如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
皆曰李太常馳騁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
雄相表裏而今亦至是別有說與宦途者天下古
今之共轍也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絕
而漢武皇帝出而閔之號爲雄才大略好文右賢
之君一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

所進敘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
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固
歐陽生之明經博古金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
其所與推轂者迺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何哉蓋
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惡激昂而閒有
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其能竊
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
其能之否乎吾聞嘗視太常不能為軟熟而所鶩
者奇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喜者激昂毋乃世之

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其勢也固無慼乎爾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明公者則又未嘗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則尊官者榮名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盛也其所托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而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材與識而又羈縶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陳見

不知於漢劉向楊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者獨好戲劇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於市或歌或嘯或喑啞或

醫卜或恢諧或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者與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頃以知巳得後明公涉名郎署未幾放去葢於明公先後不同年賢愚不同調而其不能爲軟熟隨詭則適與賢者同而今日之羈縶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吾不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間與否而其所歆恨蓄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寔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何以慰我教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晝有所不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便具

三百八十六聘

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偕求削示伏惟少憐而垂教焉幸甚幸甚

與陸簣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之說當不得以攝稱非僕之言也歐陽永叔之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者僕迺強絀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愼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

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弒之此曾自桓公以
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翬何以及
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
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卽位攝也以此
然春秋之書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
侯之沒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
請命於天子故絕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
論其罪而書而絕之而況隱特攝主也輒於其會
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沒則書其薨而諡之耶此歐

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特經所書公與薨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以待桓公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沒則以次妃攝內事古所謂媵之以姪娣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沒仲子與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嬖其色而內惑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嘗未之與也故孔子於其沒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仲子之賵蓋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

以廟配於惠公故別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沒則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内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沒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預凶事杜元凱疏

曰仲子在而來賵也由今觀之贈死不及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賵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沒而爲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爲仲子則於其賵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賵於其所考之宮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爲君氏抑嘗聞毋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毋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僕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葢由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爲攝

之說以文隱公之弒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沒其即位而不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抵牾也則從而牽飾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久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彈壓奸邪表鎮國家入則贊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讋近自

宮掖輦轂遠至夷虜椎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輿皁巖穴之賤僉呼曰某　天子社稷臣也海内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雞犬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遣謫時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酬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相後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匃賤入朝適從粤州時稍以區區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録之者

賴明公並二三知巳奮然軒䫉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　國家内外多故方急介胄桉例引録此誠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業之感恩嚮風啣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卽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之仇將軍内刼　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威柄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其奸孽暴其罪釁　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屍梟之四裔中

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録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之臣而位肘腋其鷙鷔猛鷙飄忽奮迅之氣肆然橫恣左右夌鑠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宮掖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覬望非常欲如董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跅弛叱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翱翔咨且睥睨

猶豫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言之則其折巳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巳乎夫誅其身後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迴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

以漢喻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葢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頹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爲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凛然莫敢自必其命故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

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
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
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
義竭股肱內而贊詡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
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
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
博陸侯之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房皇周旋所
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於一二肘腋之士而
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
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

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
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
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舛裂皇惑如曩時乎
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含明
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 主上神聖臣下
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 國家世臣
而十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倚繫中外之望
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
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按局
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筭於其間如漢故

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萬無假僕輩外庭之士呶呶然鄭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閑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為知者死言為知已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後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捍　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搏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

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
甚

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為知者死言為知己者
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
則後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
明公之捍　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
其所以厚望明公牧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
伏惟明公擇其愚衷其忠而特賜矜納焉幸甚幸甚